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歎豫軍之
劉發

分置淮
西師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二

高宗皇帝二十二

紹興七年八月壬辰張浚奏探報偽齊簽軍自六十
以上則減之十五以上則增之科調之煩民不堪命
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 上蹙然歎息
曰朕之赤子至於如此當思有以拯救之可諭江淮諸
諸郡凡歸附者加意撫納厚與賙恤勿令失所以稱
朕意 乙未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為淮南西路宣
撫使盱眙軍置司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為淮南
西路制置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為淮南
西路制置副使並廬州置司時呂祉至廬州而鄺瓊

朱松奏論事

等復訟王德于社社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
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
能闊略況此小嫌疑乎於是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
靳賽兵權乃命二帥往淮西召瓊等還行在 丁酉
左從事郎朱松特改宣教郎爲祕書省校書郎松熹
之父也以薦得召見時已用張浚策進次建康指授
諸將計日大舉以復中原松欲堅 上志即奏言
陛下當抗志於高明而輔以睿知日躋之學垂精延
訪早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申明紀
律崇獎節義而又以民心爲基本忠良爲腹心則恢
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惟漢之光

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爲法晉之元帝唐之肅
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爲戒又鑒既往之失深
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純正
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
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
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庶幾乎神器尊
嚴而基祚強固矣蓋松深病夫士溺於俗學不明於
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常有苟生自恕之
心而關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
家者無所恃以爲安而發爲是言 上深悅之諭輔
臣曰光武固無可議若元帝僅能保區區之江左略

席益
與李
迨違
言

論王
庶勸
誅殺

鄺瓊
殺呂
祉降
劉豫

無規取中原之心肅宗惑於張后李輔國之讒而虧
人子之行此其可戒也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復與
都轉運使李迨有違言交愬于 上詔令學士院賜
詔戒諭 戊戌張浚進呈知荆南府王庶復徽猷閣
直學士 上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可專用姑息要當
以誅殺為先謂朕太慈聞 仁宗皇帝嘗云寧失之
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此 祖宗之明訓也今百姓犯
罪自有常法何以誅殺為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
曰慈未聞以慈為戒也 鄺瓊叛執兵部尚書呂祉
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淮西轉運判官韓琦舊
在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

引吕浚

去社之乞罷瓊與靳賚也其書吏朱照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置郵盡得社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怨怒前一日被旨易置分屯康淵曰歸事中原則安矣詰朝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中軍統制官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社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爲瓊所執瓊遂以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豫 壬寅張浚見 上引咎 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安危譬猶臨陣折傷亦是常事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鎮安人心激厲士氣以爲後圖浚曰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敢不黽勉以圖報效 是日呂社爲酈瓊所殺先

召趙鼎

一日瓊與其衆擁社次三塔距淮僅三十里社下馬立棗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此尔等過去亦豈可保也軍士聞之有傷感咨嗟者瓊恐搖衆心乃急策馬先渡淮至霍邱縣令統領官尚世元殺社世元以刃刺社且顧統領官王師晟師晟不肯社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而死甲辰御筆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趙鼎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張浚留身求去位上問可代者浚不對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已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

張浚 覺秦 櫓包 藏險 論險 足恃

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櫓錯愕而出浚始引櫓共政
既同朝乃覺其包藏顧望故上問及之詔新除
崇政殿說書尹焞疾速赴行在以焞再辭除命故也
丁未張浚論淮西地勢險阻可以固守陳與義曰
見王德呈淮西圖道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
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率由井陘以破趙軍要是險阻
不足恃也戊申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比年科舉
校藝詩賦稍優不復計策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
之士不能無遺落之歎欲望特降睿旨今年秋試及
將來省闈其程文並須三場參攷庶幾四方學者不

文進學
政事兩科

褒贈
呂祉

賊吏
不復黥配

臺諫
攻浚張

徒事於空文皆有可用之實輔臣進呈 上曰文學
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古今所
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
何用 癸丑贈呂祉資政殿大學士時有得祉括髮
之帛歸吳中者其淑人吳氏持之自盡以殉葬聞者
傷之 甲寅中書言命官犯賊抵死 祖宗時或間
有杖脊刺面係一時酌情斷遣近來刑部引為常例
甚非朝廷欽恤之意詔自今似此案狀令刑部更不
坐例止申朝廷酌情斷遣自是賊吏不復黥配矣
乙卯御史中丞周秘入對論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
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

李綱
因旱事論

衆而專任其數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雖
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故鄺瓊以此懷疑而
叛願早正其誤國之罪以爲後來之戒 丙辰殿中
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張浚罪 是月諸路大旱江
湖淮浙被害甚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言乞修政
事以救今日之弊大略以謂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
旱 陛下親灑宸翰勸誘賑濟至誠感天報以休應
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
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
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
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

再審
量濫
賞

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然則 陛下欲
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
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旱暵復為豐年矣今日之
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食足則民力乏矣非
有術以權之使歛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
惟 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 九月辛酉申命吏
部審量 崇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罷討
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自是追奪者復衆矣 左
正言李誼論張浚望收還政柄置之閑慢 乙丑御
史中丞周秘入對言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
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謹據所聞為 陛下言

上倚
重二將
大

其二十罪雖未足以盡浚之所爲而不達軍情不恤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議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今猶強顏廟堂之上以淮西之變爲細事以呂祉之死爲奇節尚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耻矣望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誤國之戒浚聞復求去自是不復入對矣 丁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浚皆入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浚主上倚兩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盜不敢近 上曰此諭猶未切政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乃命張浚將所部自盱眙軍移屯廬州 辛未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李綱
兼聽乞書

李綱
以書張浚

李綱奏疏論淮西兵叛因勸上以兼聽上深以

爲然令學士院賜詔獎諭時綱疏所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歎息者五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且言天地之變不足爲灾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又以書遺張浚言自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才調護

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賦皆未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期不知何為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事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閭下平日信任以為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威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今有人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任之理者與人共之也今閭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較美者進鯁諫者疎逆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若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

尹焞再命
辭焞

太學生
論事
淮西

衆謀惟其是之爲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爲福也。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閣下同之。和靖處士尹焞言：誤蒙召命，已及國門，癘老廢疾，委實可矜。伏望敷奏許之，自便輔臣進呈。上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至十數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初以旱故求直言，而太學生有應詔上書論兵事者，且言以淮西一事論之，去歲劉豫力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爲退保之計。光世之罪天下共欲誅之，鄺瓊等兵馬平日驕惰，終不爲用。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自古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臣觀張浚區區之心，實有是念，惜乎才力有限，舉非其人，浚之孤立無一介。

爲助者爲 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
難矣臣願 陛下召諸大臣盡赴行在拜張浚爲大
都督 陛下親御戰馬往來問勞庶使西北之情不
能探伺臣聞張俊一軍號曰自在軍平居無事未嘗
閱習惟韓世忠岳飛兩軍人馬整肅爾 陛下速置
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西之禍
也 壬申特進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浚罷爲提舉
江州太平觀浚爲相凡三年 給事中直學士院胡
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先是趙鼎言臣蒙恩召還經
惟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

趙鼎
乞退
才人

岳飛
乞准
甸屯

則不敢昧蓋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
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
之乎如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
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疏
入上為從世將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癸酉湖
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近傳淮西軍馬潰叛於國計
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願提全軍進屯淮甸萬
一西北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詔獎之右
司諫王縉請對乞留張浚不從甲戌張浚落職依
舊宮觀浚既罷相而御史中丞周秘復論浚望削奪
官職重賜竄責以為大臣專權誤國之戒殿中侍御

上送
不人獄

錢狼
皆百姓
膏血

史石公按亦論浚罪請投之遠方故有是命 乙亥
大理少卿薛仁輔乞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委提點
刑獄親問一年未決者具因依申省張守等奏累降
旨催諸決獄不得淹繫若如仁輔所奏則許及半
年或一年矣 上以為然且曰獄重事也朕自即位
以來未嘗送一人入獄 淮西宣撫使張俊言軍中
營寨未辦張守乞增支錢 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
若如此之費實不可已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俊嘗
奏軍中費却 陛下無限錢糧朕語之朕何嘗有一
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卿知百姓膏血不可窮竭
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丙子萬

趙鼎
復相

趙鼎
勒守

壽觀使兼侍讀趙鼎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鼎至行在上召對于內殿首論淮西事鼎曰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謂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爲人所窺上以爲然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闕當以壯根本爲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今國威少挫須勉強自振上以爲然且曰初問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皇懼失措反求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

書羊
祐傳
賜秦
檜

召劉
光世

大將
子任
職事
官

光世之兵本不爲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
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爲弱也前此大臣曾
以此啓否 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
戊寅御書羊祐傳賜樞密使秦檜 辛巳合祀天地
于明堂 太祖 太宗並配 張俊至行在特詔俊
赴大禮侍祠 召劉光世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
郎陳公輔言光世之召乃因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
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張俊
之罷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邪 乙酉
張子儀監登聞鼓院未上改軍器監丞大將子孫除
職事官始此 交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 丙

交趾李天祚立

治刊伊集罷

吳玠營田之效

劉琦帥淮西

戊午處廉除名新州編管處廉知永嘉縣坐以官錢
雕伊川集板及印造與人并他贓當絞特貸死籍其
貲自是以爲例 丁亥中書言川陝宣撫副使吳玠
於梁洋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并約秋成所收近
二十萬石可省饋餉詔獎之 戊子權主管侍衛馬
軍司公事劉琦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
仍兼制置副使張俊旣還行在朝議復遣之趙鼎顯
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何至自擾擾如此
儻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還未閱月乃遽使之
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起居舍人勾濤因薦錡以所
部屯合肥 上從之時淮西制置副使楊沂中亦已

劉豫
乞兵
于金

令後
省看
詳上
書

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 劉豫使乞兵于金

主亶且請用酈瓊為鄉導併力南下亶陽許之遣使

馳詣汴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眾先是王倫奉

使至歸德府豫遲之不遣弥旬迺使至倫始渡河見

魯王昌藩王宗弼于涿州具言劉齊營私民怨之狀

時金人已定議廢豫頗納其言 冬十月庚寅 上

謂大臣曰向緣亢旱詔求直言自是上書者甚多雖

經親覽猶恐未能詳究利病可令後省官子細看詳

有可採者中書條上取旨行之庶詔令不為虛文

詔依舊間日一開講筵用右正言李誼奏也先是陳

公輔建議以為 上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

上喜
讀胡
安國
春秋

禁中
有日
自禁
課有

留意
字學

乞令講讀官供進口義誼奏 真宗嗣位首命崔頤
正講尚書 英宗嗣位司馬光首請開講筵是 祖
宗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從之 壬辰周禧入對論
張浚罪乞更賜貶責 丁酉新知永州胡安國提舉
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春
秋解必嘗經聖覽 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
間用傳注頗能發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
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
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
讀尚書率以二鼓罷鼎曰 陛下聖學如此非異代
帝王所及 上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

浚
竄
張

浚
趙
鼎
張

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日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戊戌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先是趙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 上曰當以罪已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畢降詔鼎曰浚已落職 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 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為相也功過自不相掩於是臺諫周祕等論浚罪未已石公揆李誼相繼論列祕對後四日夜降祕等各兩章後批浚散官安置嶺表至是鼎封起未即行翌日至漏舍

約諸人救解鼎奏曰外頗傳播以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間益疑矣上曰若宰相出入由於諸將即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謫浚雖非諸將之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上曰此不恤也樞密使秦檜奏曰臣等前日不敢言今日却當言參知政事張守曰浚爲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爲用今其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爲鑒孰肯身任陛下事乎上顧而不答鼎又曰浚有老母今過嶺必不能將母陛下忍使其子母爲死別乎上猶未解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

趙鼎留檜
秦鼎

凡人計謀欲施之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僅因
其一失便寘之死地後離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
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 上意解鼎朝退召勾
龍淵如馮康國馮檄至都堂曰 上憐德遠母老有
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君速以書報 上
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又翊
日乃有是命 鼎之初相也 上謂曰卿既還相位
見任執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去浚既貶張
守陳與義乞罷 上皆許之檜亦留身求解機務
上曰趙鼎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退至殿廬起身向
鼎謂曰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 江西制置大

李綱
張浚

上朋
戒黨

使李綱上疏言臣切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
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
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
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夫張浚措置失
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
假以責來效庚子都官貲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
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
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
有論列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
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
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為朋黨

趙鼎
論實錄改鼎

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壬寅
祕書省正字胡瑄李彌正復兼史館校勘趙鼎因奏
事議及改修神宗實錄 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
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 上曰乃宰相擬定者鼎曰
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嶠所得聖語亦然 上駭曰安
得有此即詔嶠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 上
意鼎又曰臣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 上曰
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
鼎曰秦檜莫有正論 上曰無之自卿去唯朱震不
改其舊鼎曰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聰乃是沮善之
術故以爲不可太分當兼收並用則得人之路廣臣

趙鼎論
人子小君

盜賊
止誅
首惡

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爲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
得君子之爲愈也蓋分善惡惟恐不嚴稍寬則落其
姦便君子於小人常恕小人於君子不恕也 上復
以爲然乃詔昨今史館官再加研考新修 神宗實
錄止緣曾統所進本脫落不全又九卷不載舊史理
宜修整別無同異之嫌元校勘官胡瑄李彌正可依
舊校勘 癸卯 上曰昨布衣賴好古上書論虔賊
事頗有理趙鼎奏大意以招安爲非陳與義曰招安
討殺不可偏廢 上曰用兵則不免害及良民止當
誅其首惡餘悉縱之乃善 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
使韓世忠遣親校溫濟來奏事且圖上淮陽形勢言

戒世論
忠韓

論兵
用南

敵並淮陽增築堡障欲遣偏師平之 上戒濟曰歸

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
要他日將士之賞 上曰有功則當賞但須覈實然

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則朝廷不欲違如去
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人不以為當也濟恐悚

奉詔 辛亥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乞以諸路

所起禁軍弓弩手揀刺上四軍趙鼎等因論及南兵

可教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 上曰人猶馬也人

之有力馬之能行皆不在軀幹之大小故兵無南北

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

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

郡守不肯
任官祠

納用衣
布事言

六參
日輪對

至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符堅皆南兵也 甲寅

直祕閣詹大和知江州仍趣之任趙鼎進呈除目因

言士人有不可爲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

宮祠 上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對而歎

曰大哉帝王之言也 乙卯 上曰昨降出劉瑜書

論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其當行者行之趙鼎等曰

所論皆善然法令已詳密當申嚴行下 上曰若申

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於民者謂如向來浙右困

於水腳錢其後造成網船遂免此患瑜以布衣應詔

言事 上納用之 丁巳詔遇六參日輪行在百官

一員轉對右正言李誼奏昨扈從臣僚不多止令輪

閣下

令從
官舉
監司
郡守

林志不樂居此願 陛下以禮留之因加賜賚煇乃止其後有言於上者乃謂其徒相與造謀欲朝廷見留以爲高云 己巳 上謂大臣曰朕思今日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郡守而已其間或有不材之人索一方赤子何可降旨令侍從官不限負數舉可以爲監司郡守者中書置籍遇有闕卿等共議差填朕亦當書之屏風置諸左右以時揭貼見在己差人不任職而無他過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以爲是 上又曰諺吏之害民甚於賊吏賊吏一身取錢爾諺吏爲州則一州之胥吏皆取錢爲縣則一縣之胥吏皆取錢其害民豈不甚於賊吏也秦檜曰向令内外侍從

堂部
窠闕
復舊

修徽
宗錄
實錄

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貪賊上曰侍從官朕之所取信也而其任私欺謾如此朕當時不知若知之當竄之嶺表庚午詔侍從官各選可爲監司郡守之人不限負數具名以聞務令實惠及民不爲文具辛未詔堂除吏部窠闕並依去年十二月丙午指揮已前舊制施行自張浚獨相改革內重外輕之弊乃詔郎官館職二年並補外又取寺監丞以下至外州學官送部者百闕而取知縣堂除者四十處未幾郎曹館職請外者衆終不克行至是又復其故焉詔史館見修徽宗皇帝日歷以實錄爲名庚辰韓世忠乞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上曰世

上偏才
知裨性

李綱
以忤時
罷

李綱
諫諍
議

安雖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
論多有補於世忠上於諸將偏裨其才性短長亦照
臨無遺如此 辛巳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
洪州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趙鼎秦檜已協議
回蹕臨安綱聞之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
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
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羣間高祖
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
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
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
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

出不李
復綱

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
氣銷縮莫有闢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
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
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
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既而具
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而綱
課民修城民不以為便侍御史石公揆因劾綱妄自
尊大恣為苛擾殿侍御史金安節左正言李誼右
正言辛次膺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賜黜責
三省乃檢會綱累乞宮祠奏章行下未有代者綱慙
靖康之謗乃且以本司積蓄錢穀之數聞于朝自

趙鼎
奏度牒

監司
郡守
須歷
縣

招徠
淮西
叛兵

是不復出矣 壬午趙鼎等奏權貨務出賣度牒而
遠方不能就買欲量付諸路 上曰如此則州縣將
科數於百姓矣鼎等奏不責以限數則無科數之弊
上曰宜嚴為約束毋使民受其患 戶部侍郎王
伋乞令從官所舉監司郡守必取曾經治縣聲績顯
著之人從之 戊子詔應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
去失並先次支破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即坐以法初
淮西軍中諸使臣為鄺瓊却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
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密白于 上曰此曹
去偽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棲棲有不
足之歎 上即批出各還其本等於是人心欣然來

置贍
軍酒
庫

戒張
俊美
劉光
世

戒吳
玠附
託張
浚

者相繼 十有一月甲午用戶部尚書章誼請置贍
軍酒庫于行在其後歲收息錢五十萬緡 淮西宣
撫使張俊入見爲上言劉光世罷軍政閑居自有登
仙之歎 上不樂謂俊曰卿初見朕何官曰副使是
時家貲如何曰貧甚從 陛下求戰袍以禦寒 上
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 陛下所賜 上
曰然則卿宜思所以自效而有羨於光世耶俊乃皇
恐謝 甲申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使臣呂政求攜
軍物 上召政諭之曰歸語吳玠玠自小官拔擢至
此皆出於朕非由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
附託大臣而後進所須攜軍物已支百五十萬緡非

寬失
火罪
條
王滂
上進
事
類

戒張
俊營
繕

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諭之 丁酉執政擬
臨安火禁約條凡縱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
罪亦如之 上曰遺火豈可與縱火同罪且立法太
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數多者取旨可也 上
曰止於徒足矣庶可以必行兼刑罰太重亦非朝廷
美事 戊戌江東宣撫司幹辦公事王滂上六朝進
取事類詔與陞擢差遣 庚子四川安撫制置大使
席益以母朱氏憂去官 壬寅 上謂大臣曰張俊
事上御下慮事臨敵皆不易得獨好廣邸地營土木
朕數譴諭莫能改也比因其入對面諭以朕來建康
行宮皆因張浚所修朕不免葺數間小屋爲燕居及

宮人寢處之地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牖蓋不欲勞人費財也俊曰略加粉飾不過二三千緡朕語以國用艱窘之時以二三千緡崇土木之飾亦所不忍也俊感歎而去

臣留正等曰儉為百王之至德然有矯激沽名者有出於天稟之自然者其為儉則同而所以為儉則有間矣晉武之焚雉頭裘夫裘則焚矣而侈心自若也平吳之後後宮益以侈麗卒之晉祚陵替者以此唐明皇始罷織錦坊而錦則無用矣侈心由是也驪山華清遊幸之盛極其侈靡唐遂以衰二君之為儉無乃非其真情而徒竊其美名乎

不少
假貸
近習

太上皇帝愛張俊之材勇而恐其以侈故殫民力
以事上乃諄諭如此雖然方庶事草創之初戒土
木之功示敦樸以先天下似非甚難也乃其行之
悠久奉養有節而費用彌省至今不改其度然後
知慈儉之德殆由稟天與太禹之菲食文王之卑
服同風宜以為聖訓之尤也

乙巳金右副元帥宗弼執偽齊尚書左丞相劉麟
于武城於是尚書省上豫治國無狀金主亶下詔
責數之略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
為寧負而君無滋民患丙午詔潯州編管內侍李
綱留滯衛撫州踰年不去令兩路憲臣體訪押赴貶

所趙鼎曰 陛下於近習不少假貸如此 上曰小事便須繩治無使滋長童貫宗師成豈是一日至此要在不可假以事權爾 是日金人廢劉豫為蜀王囚於金明池

龜鑑曰方逆豫之陸梁也兵甲縱橫蹂踐京汴幼主狂悖子麟姪猊擾動江淮其鋒不易當也李橫之謀復東京而豫之氣已折岳飛之收復襄陽而豫之鋒已摧內有趙鼎贊親征之謀外有張浚董督師之事張韓劉岳又從而諸道進兵自是而□□□首強敵悔禍六年而廢豫之謀定金敵廢豫自麟猊敗之後廢豫為庶人而廢□□□□□□

黜郡
守掾

論軍
中賞
罰

建炎四年僭偽至 紹興七年敗走凡八年而後
平云

己酉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諸路和糴米收耗太
多 上曰郡守當痛與懲戒趙鼎等奏江東郡守有
掊斂不恤民者 上曰郡守以字民為職掊斂不恤
朕何賴焉當悉罷與宮觀選除循吏如周綱陳橐之
流使罷者不失宮觀之祿而民被實惠實為兩得

上諭諸軍使臣很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
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

士卒

往往不及不惟無以

勸有功兼亦盡國用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
當先自上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可及 庚戌初修

論金
國必亡

李時
雨獻
玉壘
忠書

論人
須不
速太

武郎朱弁既為金人所拘遣李發歸報粘罕等相口
死亡 上曰 藝祖皇帝兵不血刃而得天下故
福祚悠遠自古帝王未聞窮兵黷武而能久長者金
人連破大國而兵弗戢不亡何待來春當極力經理
中原 辛亥右迪功郎李時雨獻玉壘忠書三十篇
詔特循二資 壬子樞密院計議官呂稽中司農寺
丞蓋諒並罷二人皆為都督府官屬故侍御史石公
揆論之趙鼎等開陳稽中諒之為人 上曰用人不
須太速須使名實加於上下然後無異論賢士大夫
衆所未知驟加拔擢一遭點污則為終身之累非所
以愛惜人才也 丙辰 上與大臣言嗣濮王仲湜

寢處
不須
華好

金安
節攻
秦梓

胡銓
除編
修

酷好珊瑚趙鼎因言頃到行家見其奢麗可駭如
卧榻亦以滴粉銷金等為飾上曰朕頃在藩邸猶
用墨漆床渡江以來止用白木上施蒲薦素黃羅為
褥素黃羅被三條而已睡後豈復知有華好也新
知台州秦梓主管台州崇道觀先是殿中侍御史金
安節論梓人品凡下附麗匪人討論之法獨不行於
梓郡守民之師帥風化所係而梓之所履如此難以
望其化民成俗矣疏入不報安節又言近降聖旨欲
實惠及民不為文具臣之區區必欲罷梓所授者蓋
欲使郡守之選自此加重以稱陛下及民之意也
梓聞乞宮觀乃有是命樞密使秦檜深恨之荆湖

劉大中
論舉

論禁
金翠

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充樞密院編修官
十有二月庚申禮部尚書劉大中言今浙東之民有
不舉子者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紬絹最
為疾苦蓋為其子成丁則出紬絹終其身不可免愚
民寧殺子不欲輸紬絹又資財嫁遣力所不及故生
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重人不聊生所致也趙鼎
進呈上曰可嚴行禁止朝廷法令備具往往不能
奉行如銷金鋪翠立法甚嚴禁中有犯罰俸三月無
一人敢犯者而閭士民之家尚有服用如鋪翠一事
非特長奢侈之風而殘害物命不知其數且行下廣
南福建禁採捕者鼎退而批旨以大中所言送吏部

薦錄
于屏
名人

韓忠
顧世
江敵

措置 癸亥禮部侍郎常同奏奉詔舉可為監司郡
守之人輔臣進呈 上曰朕已令書于屏今後監司
郡守有闕有己差人不足任皆當用所薦人填闕雖
不滿一人所欲而千里之民休戚所繫當權輕重而
處之 庚午樞密院進呈先得旨令京東宣撫處置
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世忠上奏極
論敵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遮蔽江
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 上賜札曰朕得所奏益見
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
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
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 乙亥 上謂

論部任
六事不

命部置米
戶措苗
神運西
主浙

宰執曰間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
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有爲尚書不能任
一部之事朕若擢爲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趙鼎曰
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
臣恐其訴冤乃求差遣政由臣等不才故致朝廷之
勢陵替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若有
罪不罰漸成姑息風誠爲不便乃命六部措置條具
申省金人徙劉豫於上京後封曹王乙亥戶
部尚書章誼入對上諭曰天下苗米須與措置其
不熟處除檢放外止令輸錢仍運錢於豐熟之地糴
米如此則公私兩利矣癸未有司奉九廟神主

王倫還敵 役修城民 已不得 王倫復敵 使倫

還浙西 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繒還自金國初劉豫廢左副元帥昌乃送倫等歸曰好報江南既道塗無壅和議自此平達倫言敵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上大嘉賜予特異初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爲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爲之朕愛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丁亥以王倫爲徽猷閣直學士充奉迎梓宮使高公繒爲右朝奉大夫充副使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二

論廷體 常論臣 言
之朝 同大抑路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家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三

高宗皇帝二十三

紹興八年春正月戊子朔 上在建康 癸巳言者
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銜見任人趙鼎曰 祖宗以
來如此 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宰執無異從官
則非朝廷之體 丙申御史中丞常同言自大臣用
事以來沮抑言路喜怒好惡一出私意臺諫章疏多
不報行或加節貼文理不通殆非所以明是非公賞
罰肅紀綱廣言路也道揆法守不宜分彼此之嫌進
賢黜姦當共守至公之道言章若實使天下知朝廷
議罪之當若其不實亦使被罪者異時得以自明欲

張諫諫去

守回求

望特降處分隨事割下

以稱

陛下無偏無黨

之意從之

戊戌參知政事張守知婺州初上將

還臨安而守謂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闊氣

象雄偉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

可爲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爲上言之及將下詔

東歸守與趙鼎議于都省不合又謀諸朝上顧守

曰何如守曰昨日都省已與趙鼎言之陛下至建

康席未及煖令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

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鼎不

可守引疾求去故有是命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

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乞召諸大將問計

上主
和議

辛次
膺勅
秦檜
去求

上欲
識名
士知

上曰不須恤此今日梓宮 太后 淵聖皇帝皆未
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 丙午左正言辛次膺提點
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次膺嘗論王仲巖王暉之父在
建炎中皆嘗投拜暉不當與郡仲巖不當復官二人
樞密使秦檜妻黨也檜力營救次膺乃併劾之曰是
將有蔽朝之漸時檜議復遣王倫使北請和次膺力
言國恥未雪義難請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
以母疾求去故有是命 丁未召新知眉州邵溥赴
行在 上謂趙鼎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
未識溥 宰執大閱張俊軍馬于城西翌日趙鼎奏
器甲精明照耀廣川軍馬之盛至於如此皆 陛下

激俊戰胡將
張力世帥川

淮兵
歸北

留意所致 上曰前日俊來奏事具言近來軍中製造兵器已無遺功朕因諭之國家之力亦盡於此矣但欠一事爾俊曰知欠何事朕曰所欠者力戰而已俊悚息對曰他日若遇敵臣當盡死以報國家 戊申尚書兵部侍郎胡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二月戊午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劉琦對于內殿琦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肥度可得四五萬眾翌日 上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岳飛不可下則江池數百里邊面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鼎曰更須措置荆南事若就緒則沿流上下形勢相接

李昌言
要覽

不許
增兵
飛兵

不同前日矣 上曰如此經營人事既成若功有不
成則天也 夔州教授李昌言應詔撰成中興要覽
十篇詔本州取索實封投進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
使岳飛乞增兵 上曰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
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與其添
與大將不若別置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際易為分
合也飛又奏為湖北轉運判官夏珙等陞職進官
上曰可作直旨行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盡
歸大將 上召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從容與論
邊事俊曰臣當與岳飛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
以報國家 上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朕更有

戒張 俊勿 興土 木發 上康 建發

有罪 無可 恤

一二事戒卿卿在此毋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功俊
悚息承命俊見地面無磚再三歎息 上曰朕為人
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
夫之論不以爲然後世以朕爲何如人主也 癸亥
上發建康府 甲子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車駕所
過州縣量免租稅 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
當議使實惠及之絢又乞踈決 上曰此事則不須
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若罪人之有罪無可
恤也 丙寅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
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疾乞致仕 上將
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賜翌日詔

胡安國卒

安國進尹合義退

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論氣恬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冲澹年浸高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乎平時家居食不過兼味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餌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貲之軀哉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游酢謝良佐鄒浩游與向韶曾開唐恕朱震情義最篤震被命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由中興以來

四川都運李迨
罷
上至
臨安
尹煇
遺少
林仲
言
直季

諸儒之進退最合于誼者安國與尹煇而已 乙亥

四川都轉運使李迨罷用宣撫副使吳玠奏也時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已兼轉運副使乃命主管茶馬張深兼權副使與遠猷共事 戊寅 上至臨安府

壬午祕書郎尹煇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

三月己丑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林季仲主

管洪州王隆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貪恠邪佞故也季仲嘗因對上奏曰臣聞古語有曰乳犢搏虎伏雞搏狸夫犢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為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

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于衆曰金人殺而父
兄係而妻子燔而廬舍奪而財寶是為不共戴天之
讎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
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
而擇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縉紳士大夫率以為
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為之甘心焉嗚呼能洗
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
其自爾可謂善自寬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
夷交侵必因小雅之費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備邊
裔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
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

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興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區區吳越激於感憤猶能以危為安以亡為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為之何遽不為福乎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既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僞之士季仲坐奪職 庚寅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 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使庶為尚書時嘗論制邊方之道在於愛民兵書無不本於愛民者令縉紳無一言及民何也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行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羣臣有言慮合聖心

王庶
才大臣

王庶
言事
激切

秦檜
復相

者願略煩文爲簡易與反覆圖成敗 上歎曰大臣才也遂有是除庶私念軍不可專專則難制兵不可驕驕則不用命賞罰不可不公不公則人不服今世可爲乎我於爵賞不濫人多以我爲吝於罪無所貸人多以我爲刻今此可行乎辭其位者三不聽遂論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飢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 陛下恩德壞 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 陛下爲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其言激切類此 壬辰樞密使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鼎留身奏事 上曰秦檜久在樞府得無怨望

晏新 後先 見 冊交 趾李 天祚 驛忠 彦配 宗微 宮中 養蠶 秦檜 引王 次翁

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 陛下爾是夕鎖
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新復退而有憂
色曰姦人相矣給事中張致遠祕閣修撰魏玘聞之
皆以新復言爲過其後乃服 甲午參知政事陳與
義知湖州 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
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如陽煥初封
故事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享 徽宗皇帝廟庭
用從官議也 丙午趙鼎奏近積雨恐傷蠶麥欲詣
天竺寺祈晴 上曰朕於宮中亦養蠶一箔要知農
桑之候久雨葉濕豈有不損也 戊申王次翁爲吏
部員外郎秦檜所引也 夏四月庚申初置戶部和

置部
戶和
糴場

王庶
視師
江淮

王庶
威嚴

王悱
獻孝
義解

糴場於臨安其後又增於平江歲糴米六十萬石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

邊防上戒以張浚待諸將多用數且狎昵自取輕

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爲戒上因論王伯

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

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自鄜

瓊叛張俊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

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揚沂

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

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庚午徽州布衣王悱

獻孝經解義詔賜帛三十匹壬申祕書少監兼崇

尹焞
後進
矜式

尹焞
解論
秦檜
薦何

政殿設書尹焞留身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四月

甲子 上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焞力辭且云士人若

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翌日 上以諭輔臣參知政

事劉大中曰焞未問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

中若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

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戊寅詔尹焞解論

語書成特賜六品服 壬午命翰林學士朱震知貢

舉是歲增參詳官二員 是日王倫見金左副元帥

昌于祁州 五月丙戌何鑄行秘書郎秦檜薦之也

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 上

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

撫循偏裨以分大將權柴宗愈獻中興聖統許韓文出題常同言劉子羽十罪

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
善爲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
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
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
下既留意臣言贊矣庚寅詔衢州布衣柴宗愈與
免文解一次宗愈獻中興聖統大略謂夏少康漢光
武可爲標準周宣王漢宣帝唐元宗憲宗可爲鑒戒
故有是命丙申詔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抵
牾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
用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丁酉御史中丞
常同言劉子羽十罪詔落職戊戌知廬州劉錡奏

招徠
從僞
之人

支舉
子錢

給胡
安國
葬事

使臣張括等三人自言在西京關師古手下師古遣
來申奏朝廷乞赦其罪自効來歸 上曰昨背叛從
僞之人若能束身自歸無功者朕以不死待之若能
立功自効即隨高下推賞趙鼎秦檜退而歎曰大哉
王言此漢光武之略也 庚子詔州縣鄉村五等坊
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
支免役寬剩錢四千守令滿替並以生齒增減爲殿
最之首用劉大中請也 辛丑提舉江州太平觀胡
安國上遺表謚文定後數月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
義者主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
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匹兩令湖南監司應副葬

張燾論
定規模

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 壬寅提舉台州崇道觀張
燾試尚書兵部侍郎燾召還引對 上慰勞久之因
問朕圖治一紀于茲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
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模而能收效者臣
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爲言臣
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夕改其事大體重不
可輕舉者莫如六飛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
守吳會曾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爲敵寇所窺乎
此無他規模不素定故也 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
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
有四下執政遞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

竄劉
子羽

敵使
來議
和

淮南
利源
甚博

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
容復誤願陛下以先定規模爲急規模既定未有
治效不著上歎息曰此誠方今急務朕非不欲立
定規模緣宰輔數易未有定論爾提舉江州太平
觀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御史中丞
常同以十事論子羽故也丁未先是王倫既見魯
國王昌昌遣使偕倫見金主亶首謝廢豫然後致上
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烏
陵思謀石慶充來議事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
耕種等事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
藏絀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以此知淮南不可不措

置筭理

史臣曰唐史臣謂睢陽遮蔽江淮以全財用爲中興之本今之議強兵者必本於豐財議豐財者必本於成賦荆蜀之輸入于王府者無幾而江浙閩廣民力告病未有瘳也淮甸利源宜在所經理以寢還全盛之舊况欲置邊州於度外乎邊隅未靖之時高宗猶不忘經理如此况今邊鄙不聳之時乎

岳飛
壯節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聞廐行邊遺庶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閑庶稱其壯節 戊申命刑部員外郎李彌遜馳勞北使于平江翌日上謂輔臣曰

休欲
兵早

館待之禮宜稍優厚若事有商量早遂休兵得免赤
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若用兵不知所
費多少比之館待之費殊不侔矣上慨然歎曰當
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間豈不見
效鼎與秦檜同對曰陛下為此言神明感格必有
平定之期矣

臣留正等曰語之有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
仁者之用心必於其平居閑暇之時語默動靜之
間不忘乎是可也臣觀太上皇帝凡所論議一
語一言未嘗不以休兵息民為之指歸蓋惻然常
若疾痛之在其身非偽為之者嗚呼仁哉嗚呼

王_道之
魏_書之

魏_主之
和不議

聖哉

辛亥改命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
館伴石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難以專對秦檜
招石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石具陳敵
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石曰相
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
屈乃改命焉旣而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而倫往
來館中計事時左宣議郎王之道亦遺石書言國家
自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巡百
姓墮於塗炭迄今十有四年尚不覺悟復縱王倫賣
國引賊入家頃年章誼孫近使北餘人盡留南京惟

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敵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
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褫烏
獸之魄而奪之氣亦足示朝廷之尊乃若和議則有
九不可而一可所謂一可者今敵誠欲還

二帝

復置
發運
使

擢宏
詞詹
義
等

六宮與 祖宗之故地爲德於我而無所事賄夫誰
曰不可爲今日計當以此明告使者而俾復命焉苟
惟不從是敵無意於盟我何罪也 六月乙卯朔知
信州程邁爲江淮荆浙閩廣等路經制發運使專掌
糴事 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詹義
陳巖肖下等王大方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巖肖賜
同進士出身 庚申詔廣西鹽歲以二分令雷廉高

更二廣鹽
立法福
建立養
子法
賜行
聖公
家田

哲宗
實錄
成

化州官賣人戶食鹽餘八分行鈔法尋詔廣東鹽九
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並不出嶺 敕令所
請福建路人戶以子孫或同居總麻以上親與人雖
異姓及不因饑貧並聽收養即從其姓不在取認之
限著為本路令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處
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從之 壬戌衍聖公孔
玠避亂寓衢州詔即賜田五頃 癸亥尚書左僕射
監修國史趙鼎史館修撰勾濤祕書少監尹焞著作
郎兼校勘張嶠佐郎胡瑔校勘鄧名世未松李彌正
高閑范如圭等上重修 哲宗皇帝實錄九月書成
凡百五十卷 乙丑御史中丞常同近閱報曾惇上

常論
同曾
論正

進曾祖曾布著三朝正論真蹟轉右承議郎臣聞昔
者神宗皇帝切於求治銳然更化付王安石以政
事安石孤負委任創為新法布於是時實為腹心其
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成於布之手故自海州懷
仁縣令一年半間十三遷而至知制誥安石嘗語人
曰終始言新法不便者司馬光也終始言便者曾布
也其餘出入而已逮紹聖初布與章惇蔡卞同秉
大政元祐之法度委若弁髦元祐之人才棄如斷
梗布因內愧於私心外迫於清議乃間出一善言引
一善士以求自異於衆既欲取高位於當年又欲掠美
名於後世首鼠兩端馴致建中之事遂致蔡京得以

王庶
言和議

乘間而入貽禍邦家而朝廷尚尊其說頒其書於史
官號曰正論臣竊惑焉臣願宣付史官筆削之際毋
惑其說以至亂真庶幾一代之典足以垂信後世詔
付史館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北使已至常州王庶
時在合肥上疏有曰彼之議和割地不過以畫河畫
淮二者而已若曰畫淮則我之固有而淮之外亦有
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用
和為若曰畫河則東南數千里荆棘無人之地儻欲
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必厚索歲幣以重困我
矣不如拘其使而怒之疏入不報 辛未監察御史
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畫大

張議和
議言戒

擢黃
公度
等及
第

王庶
復言
和議

河爲界復中原還梓宮歸 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
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 太后此或可得者也
復中原還梓宮歸 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
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
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買燕雲之地敵人暫去復來財
與地卒兩失之爾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
却敵復國者 壬申 上特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
舉人黃公度以下遂以南省及四川類試合格舉人
黃貢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參定爲五等賜進士出身
同出身奏名林恪以下出身至助教 癸酉樞密副
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未至復上疏

國公親奠朱震
潘良貴以子諲貶

臣奏事

上慘然曰楊時旣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

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

源可以繼震

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

但焞微賸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詔

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

癸未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其言

頗及珍玩中書舍人潘良貴故善子諲至是攝起居

郎立殿上聞其言甚怒旣而子諲反復良久良貴不

聞其餘語怒甚徑至榻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

言久勞聖聽

上語未竟子諲不爲止良貴叱之退

者再焉

上驚而怒欲抵良貴罪甲申子諲請致仕

常以良賤
同援貴

王倫
復使金

右正言李誼亦奏良貴罪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貴疾
子諲曼詞衆以爲直不可罪之願許子諲補外上
詰同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沽激
復上章稱述何也於是上欲併逐同權禮部侍郎
張九成爲上言上意稍解九成因曰近朱震死
陛下命國公往奠又命子諲治其喪尊師重道天下
歎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
也今以子諲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
也上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二人卒俱罷秋七
月乙酉朔詔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爲奉迎梓宮使陳
括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

張戒
言戰
守和

王庶
從言
和議

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
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
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 真宗無捷覽之捷
仁宗非 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
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丁
亥知閣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充奉迎梓宮
副使代陳括也 樞密副使王庶言 陛下當北狩
之役龍飛睢陽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
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 陛下厚矣至今雖未
尅復故疆鑒興順動而大將互列官軍雲屯百度修
舉較前之日可謂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讎不思宗

廟之耻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違人以
事敵人乎 戊子王庶因留身論事 上宣諭曰朕
歷覽前古治道三五恐未易及如漢文景唐太宗當
力行之或可庶幾奏曰以 陛下聖學高妙兼睿斷
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臣留正等曰矜虛名者罕成功務實用者享殊效
夫惟高談邃古遠慕鴻荒思欲超然遐舉於三五
之上者其名非不甚美然責之成效終莫能致也
漢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崔寔曰當
今不必純法八代體堯蹈舜其言雖若淺陋而寔
用存焉 太上皇帝天縱神聖備道全德固已登

諒闇
榜首
恩例

王倫
稟受
使指

三咸五視古無前而曰三五恐未易及至漢文景
唐太宗所優爲也則曰當力行之豈非斥虛名而
務實用之謂耶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臣於太
上皇帝見之

丁酉北使入辭進士及第黃公度爲左承事郎

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禮部言祖宗故事

不策試則榜首補兩使職官上特命受京官自是

以爲例戊戌王倫辭行倫至都堂稟所授指二十

餘事一議和後禮數趙鼎荅以上登極旣久四見

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禮數二割地遠近鼎

荅以大河爲界乃淵聖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

將人上
將善知

為大河二事最切或不從即此議當絕倫受之而去
辛亥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上
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揚沂中別
遣軍代之趙鼎等退而語咸服上知人善將將之
明焉八月乙丑江淮荆浙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
入見言劉晏為九使財賦悉歸于一國朝始分為
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為表裏今租庸分
於轉運司常平分於提舉司鹽鐵分於茶鹽司鼓鑄
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以戶部而發運
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為而議論蟻起上溷聖聽
上乃督邁使亟行且諭以置場和糴無甚賤傷農邁

張九成
論命致惡
九論命致惡

曰臣敢不遵聖意於是降本錢四百萬緡令於六路
豐熟之地置場和糴焉 丙寅詔侍讀曾開讀 三

朝寶訓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張九成講春秋呂本中
講左氏傳崇政殿說書尹焞講尚書既而本中辭兼
局乃命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兼侍講九成在經筵一
日論日食奏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
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將奔騰四達上觸乎
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菑及五穀怪
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爲兵爲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
起可不應時撲滅乎 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
爲卿戒之九成進講畢 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

張九成
多得其所
甚

張澄
得時譽

耳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陛下
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
道之端倪惟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舉天
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他日上
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丁卯知臨安府
張澄陞徽猷閣待制時臨安守臣任同京邑而澄有
治劇之才甚得時譽己卯進擬柳州南雄州知州
上曰廣南去朝廷遠守臣尤當選擇前日連南夫奏
廣南盜賊殺戮過多要降詔朕以謂盜賊固當殺戮
只恐害及平人有傷和氣若得守令平日存撫使不
爲盜乃上策也如江西州縣長吏或昏繆不職或貪

賊害民豈可不問

臣留正等曰 太上皇帝聖明照四海故於江西
二廣之遠無一日不軫聖慮焉按舉之吏為遠而
重其權也檢察之使為遠而專其選也決獄之官
為遠而勤其行也周利見將漕廣南 上因臨遣
諭之曰廣南去朝廷遠監司耳目之寄卿到所部
為朕悉意愛民若貪賊害民之人卿須按劾有體
國愛民者便須薦舉則按舉之權重矣又嘗諭宰
執曰朕夜來思慮江西盜賊未息使平民不得安
居州縣不能存撫故百姓失業不得已而為盜可
差監察御史一員前去驗察并降詔榜曉諭則檢

察之選專矣又嘗因大理寺奏二廣結滯獄欲就委隣路選官上曰二廣去朝廷遠民間冤滯無所赴訴尤當欽恤正須本寺官前去如江浙近地苟有冤抑不患不聞止令帥臣選官則決獄之行勤矣至於是又以州縣長吏為念蓋聖心之不忘遠類如此

宮中
禁金
翠急

何掄
以籤
貼舊
史罷

辛巳宰執奏禁塗金鋪翠鹿胎等首飾上曰宮中禁之甚急民俗久當自化不必過為刑禁也壬午祕書省著作郎何掄罷殿中侍御史張戒言張浚欲竄易舊史掄首附其意凡所籤貼自云改字舛訛然願主異議浚罷掄不自安遂撤去前日籤貼焚之

秦檜欲國
本檜

乃出掄知邛州 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
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
爲戒此豈可行左僕射趙鼎謂右僕射秦檜曰鼎前
日負曖昧之謗今不敢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進
呈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恩數宜小異又曰
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 陛下有子矣以前
後恩數並同 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
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
也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
而惑也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奏事亦以爲言命
遂寢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

張成刑劉中罷不議
九詳大以孝戒主
守

先是刑部吏斷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蒞職有情
輕免死甚衆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九成閱始末
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也奏黜之時法官抵
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辭曰職在詳刑而賣
衆以邀賞可乎九月丁亥侍御史蕭振劾參知政
事劉大中身爲大臣而不以孝聞于中外乞賜罷斥
振本趙鼎所薦後以秦檜引入臺其劾大中蓋以搖
鼎鼎也甲午史館上續修哲宗實錄乙巳上
諭大臣曰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爲表以備
爲裏以戰爲不得已此極至之論也

李心傳曰戒本鼎客故主守

秦檜
恨本
中呂

經久
之制
不變

論梁
澤民
羅買

重修
祿秩
令成

丁未尚書左僕射趙鼎遷特進以 哲宗實錄成
書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
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
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右僕射秦檜深恨之
戊申宰執言自時多艱朝廷思屈羣策以濟庶務
緣此法度多有改易 上因曰經久之制不可輕議
古者利不百不變法卿等宜以蕭規曹隨為心何憂
不治 壬子 上諭輔臣曰昨日浙東漕梁澤民奏
今秋羅買事朕嘗諭以錢給之於民宜戒減尅穀輸
之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便 冬十月丙辰尚書
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 紹聖重修祿

錄邵
雍後

論盜
說弭

趙鼎
罷相

卷二十一

二十

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詳八百十卷 主管太極觀邵
博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校書郎詔博祖父雍道
德學術為萬世師父伯溫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不
忝祖父故有是命 丁巳參知政事劉大中知處州
辛未 上諭大臣曰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
一擇帥臣以壓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課其業三蠲
科役以優給其力如此尚或為盜朕未之聞也 甲
戌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趙鼎罷為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時
檄力勸 上屈已議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
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向

趙鼎
入納忠辭

秦檜
益憾趙鼎

與鄉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為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既命為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執政往餞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為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檜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益憾之

大事記曰惜乎僞齊入寇之時鼎獨建保江之計而與浚不合浚自出師以來獨主幸建康之議而與鼎不合故沂中捷至鼎即求去且曰陛下以兵事爲重令浚成功浚當留臣當去雖上有卿且在紹興朕自有用卿之諭而浚爲檜所欺遂引之爲副使矣雖浚與檜共事始知其暗去位之時力薦鼎相而檜之憾已深矣雖鼎再相力能護浚而檜黨百計搖撼鼎已不自安矣中興之功所以垂成者張趙之勢合也中興之功所以隨壞者張趙之隙開也君子之隙旣開小人之勢遂合故八年十月鼎罷而檜之和議遂成天下之事變矣惜

韓世忠
忠議
和議

哉

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
事先是王倫既與烏陵思謀至敵庭金主亶復遣蕭
哲等為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
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勢事頗大深恐敵情繼發
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
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勝但以兵勢最重去處臣
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
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間者敵使之來臣忠憤所激屢
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臣謀不遠遠知昧通方
伏望速賜降黜或以適此執政闕負未便斥去即乞

王乞與議
庶不和

呂本
罷中

特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
有失立朝之節己卯詔不許庶復上言臣生於陝西
其風漸氣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常
欲以氣吞強敵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又言
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乞除臣一近邊州
郡願效尺寸不許 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中冬上旬
至泗州 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和可即和如不可和
即百兵備不容少弛可偏諭諸將以爲之備 中書
舍人兼直院呂本中罷用侍御史蕭振奏也

增入名儒講義 聖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三